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ollage of four panels, each containing a different ancient Chinese motif. The top-left panel shows a chariot pulled by two horses, with a driver and a passenger. The top-right panel shows a horse and rider. The bottom-left panel shows a circular emblem with a central shield-like shape and a bird. The bottom-right panel shows a circular emblem with a dragon. The entire cover has a warm, yellowish-orange color scheme.

通志堂經解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通志堂經解

8

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詩補傳序

經以經世為義傳以傳業為名毛氏詩謂之詁訓傳故於詁訓則詳於文義則略韓氏有外傳乃依倣左氏國語非詩傳也惟詩序先儒比之易繫辭謂之詩大傳近世諸儒或為小傳集傳疏義注記論說類解其名不一既於詁訓文義互有得失其不通者輒欲廢序以就己說學者病之補傳之作以詩序為據兼取諸家之長揆之情性參之物理以平易求古詩人之意文義有闕補以六經史傳詁訓有闕補以說文篇韻異同者一之隱與者明之宜礙者通之乖離者合之謬誤者正之曼衍者削之而意之所自得者亦錯出其間補傳大略如此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詩定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有聖人為之潤色者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為夫子之言齊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為然博雅君子儻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經之本文有疑混音以小字附之曰如字者讀如其字有他音者或附一小字則讀如所附之字或附二小字者皆翻切也篇內他音字重出則曰下同諸篇做此

詩補傳

詩篇目

詩之所繫與作者姓名皆附著其下有異說者悉據經傳為之辨明歸諸至當詩之所繫與作者姓名皆附著其下有異說者悉據經傳為之辨明歸諸至當詩之所繫與作者姓名皆附著其下有異說者悉據經傳為之辨明歸諸至當

第一卷

關雎

關雎詠大如之德為文王風化之始而韓齊魯三家皆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故司馬遷劉向揚雄范曄並祖其說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畢公為康王大臣冊命尊為父師盡規固其職也而張超蔡邕皆漢儒多見古書必有所據然則關雎雖作於康王之時乃畢公追詠文王大如之事以為規諫故孔子定為一經之首止取其事實非問其所作之先後毛氏從孔子所刪之旨而釋之亦未嘗究其所作之時彼韓齊魯三家乃直以為刺康王不知其事實繁於文王也凡詩皆繫其所本如七月之風生民之雅思文之頌並作於成王之世而風則繫之公劉雅頌則繫之後稷此其義也若曰關雎止刺康王非詠文王之事則不得為正風聖人刪詩豈以刺詩為一經之首耶由是言之則四家之優劣可見矣

葛覃

桃夭

采芣

劉向列女傳曰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無終身不改且采芣芣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特采之終於懷擷之況夫婦乎乃作芣芣之詩向乃楚元王交之孫元王本授魯詩向之說必出於魯氏之學今芣芣非有惡臭而宜於產子則所謂樂有子者是矣魯詩果不足信也

逸齋

汝墳

韓氏以汝墳為思親劉向列女傳曰周南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其妻恐其懈於王事言國事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父母要乃作詩曰魴魚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通今據詩婦人則以夫為君子未有以父母為君子者是詩言未見君子愁如調飢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其夫婦之言也韓氏之徒以父母孔通一言遂謂由思親而作殊不知玩味一篇之旨如卒章皆勉之以正之言與今詩序及劉向之說合益知毛氏可信矣

麟趾

周南

名謂

故耶

第二卷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草蟲

伯既去之後亦未必作於武王之時不若繫於文王爲宜大序言先王所以教亦不可謂專指太王王季蓋大序作於後世併與文王謂之先王可也

行露

文王

召南申文作

劉向列女傳召南申文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鄭夫家禮不備欲迎之女與其人言曰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違禮制不可以行夫家訟之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其說雖疑出於魯詩然與今詩序相應故取之

羔羊

文王

殷其雷

文王

標有梅

文王

小星

文王

何彼穠矣

文王

何彼穠矣

文王

野有死麕

文王

標有梅

文王

小星

文王

何彼穠矣之詩先儒皆繫之武王其說蓋以文王爲平正之王猶書以爲寧王也既以平王之孫爲文王之孫遂以齊侯之子爲齊太公之子殊不知武王娶太公望之女謂之邑姜則武王之女謂太公之子乃甥舅也必無婚姻之理或者又謂齊侯乃齊一之侯猶易言康侯終不若據春秋所書魯莊公元年及十有一年冬皆書王姬歸于齊實平王孫女嫁齊襄公桓公也嫁桓公者傳謂之恭姬則肅離可知矣詩雖作於後世而王姬之德乃能不替文王雖雖在官肅離在廟之餘風彼行露亦作於文王之後以能興文王貞信之教尙可爲文王之詩則王姬實文王之孫子能不替文王肅離之德豈不可爲文王之詩乎況文王肅離之德肅離于後人不特王姬爲然在成王之時助祭之多士號爲秉文之德者亦曰肅離顯相頌既賢之文王則風繫之文王何疑之有

騶虞

文王

武疑周南無周公之詩而召南有召公之詩竊謂聖人刪詩於古人之盛德至善何敢廢而不錄周公之美已詠於幽而召公無燕國之詩故以二詩

附之召南此一說也又周南乃王者之風周公人臣也豈得並列亦一說也由是言之則武王既有天下二詩設若爲武王之詩亦不得列於召南諸侯之風矣甘棠何彼穠矣繫之文王亦有二義一則明文王可以兼王者諸侯之事二則明二南專敘文王之風化學者試以是思之則聖人刪詩之旨斷可識矣

第三卷

御園藝風

柏舟

文王

柏舟之詩韓氏以爲宜姜自誓而劉向列女傳曰衛宣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願請同庖夫人曰唯夫婦同庖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非石不可轉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向之說必出於魯詩故其言如此據是詩有憂心悄悄惓惓于羣小等語正與仁而不遇之言合若婦人自誓當如鄭柏舟曰之死矢靡它又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引類而言則毛氏之說得矣孔子讀柏舟見丈夫執志之不可易此言可以爲據

綠衣

文王

燕燕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王

文

其欲歸之私情終畏義而止尤為聖人所取也

第五卷 衛國變風

碩人

考槃

列女傳謂莊姜始至操行哀情傳母作詩今詩言

初說農郊翟第以朝蓋為得禮不見哀情之狀況

既教為碩人且極道容色之美非傳母所宜言國

人之辭也凡言人皆國之詩人後倣此

氓

在異國而思衛作詩以寄宗國探詩者得之衛地

宜繫之宣公

芄蘭

宋桓夫人乃宋襄公之母也嫁宋桓公既生襄公

而彼出思其子不能止卒以禮自克此聖人所取

也既被出而歸衛宜繫惠公

伯兮

木瓜 戴公

木瓜美齊桓公而詩繫之衛蓋作於衛人也猗嗟

刺魯莊公而詩繫之齊蓋作於齊人也齊道戴公

以車馬器服故繫之戴公魯以桓公微弱致襄公

之惡故繫之襄公雖曰錄詩者據所得之地而繫

之亦本其美刺之由耳

第六卷 王國變風

黍離

劉向新序以為衛宣公子壽聞其兄伋之見害作

憂思之詩黍離是也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以授楚

元王交向乃交之孫則向之言必本於魯詩也黍

離為王風篇首聖人刪詩豈以衛公子之詩冠之

王風乎詩序數言形容周大夫過故國之情纏綿

悽惋至今讀之使人流涕聖人刪詩豈亦有見於

此遂信為王風而不疑耶凡詩序言大夫者皆在

詩 補 傳

位之君子非民間之詩也後皆倣此

君子于役

是詩序言君子遭亂當時必有主名惜乎不傳後

皆倣此

揚之水

是詩序言王族詩有父母兄弟之說蓋本宗自高

祖而下之九族也

采芣

大車

劉向列女傳曰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納息

夫人於宮楚王出遊息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

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之日而忘君也終

不以身更貳燕生離於地上豈如死并於地下哉

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皦

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

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據

詩前二章言大車言義本正是大夫聽訟之事與

息君夫人絕不相關案左氏傳息夫人為楚子生

堵敖及成王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

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則是息夫人未嘗自殺

也

上中有麻

第七卷 衛國變風

淇水

是詩序言公子素作雖不可考必鄭之公子也素

或是其字

燕燕 送大路 女曰鷄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狡童 采芣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凡言君子作是詩疑出於國史詩固有國史為之

者如史克作魯頌是也又左氏傳稱君子曰皆上

明之言殆類是歟不然則在位之君子也後皆倣

此

出其東門

先儒以東門蔓草繫之昭公殆非也東門序言公

子五爭蔓草序言民窮於兵革且五爭自魯桓公

十一年至莊公十四年首尾二十載可謂窮於兵

革矣而桓公十七年昭公已卒蓋在五爭之中開

二詩乃五爭既畢之後豈得繫之昭公況二詩與

漆洧皆在鄭風之末宜繫之厲公

漆洧

第八卷 齊國變風

雞鳴

齊詩以還為營其辭曰子之營兮遭我庫蠟之間

今說者曰營上之齊大公封於營之地名哀公既居其國

其說且營上乃齊國所封之地名哀公既居其國

矣又言子之營兮可乎若以為營是以一國為田

獵之所也韓氏以還為旋義亦相近

若哀公東方之日哀公東方未明哀公南山哀公

甫田哀公 盧令哀公 敝笱哀公 載驅哀公

荷蓀

第九卷 魏國變風

葛屨

先儒謂魏無世家其詩在平王桓王之間然則詩

無所繫蓋不可考矣今據魏以魯閔公元年為晉

獻公所滅而詩序言魏地陞隘又言日以侵削又

言役乎大國又言國削而小民無所居其將亡之

詩于魏亡於桓王之時檜亡於幽王之時皆去孔

第十

之由是

之卒

忠臣之憂世則知不可去南山二字亦非為爭田也

十月之交

韓氏作由無極正大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釋猶入字竊謂韓詩世罕有之未必其真或後人見詩中有正大夫辭居之語故加二句且牽合以爲正大大夫刺幽王不然則是詩上二章十句又加二句似不可信況終篇皆衆多如雨之意與而無其極全不相應識者當知去取矣

第十九卷

小宛

鄭氏謂十月之交兩無正小宛小宛皆屬王之詩毛公作傳遷其第固改之耳其說曰師尹且父不得並政政如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極不得同位先儒非之謂使師尹皇父番與鄭極先後其事襄如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又謂韓詩之次與毛氏合案幽王八年以鄭桓爲司徒安知前無番爲此官則四詩非屬王明矣竊嘗考之經猶有五說證鄭氏之妄十月辛卯日有食之驗之唐臣在幽王六年一也百川沸騰山冢萃崩稽之史記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二也而無正言周宗既滅而相赫赫宗周衰如滅之之事明非屬王三也小宛謀夫孔多發言盈庭謂七子之徒屬王蓋謗也幽國人其敢言道路以目安有孔多盈庭之刺也小宛言念昔先人有懷二人先人謂宣王二人謂文武若厲王之先人乃夷王安能懷文武之

小宛

小弁之序曰太子之傳作是時太子宜曰見棄故有是詩而趙岐釋孟子乃以爲伯奇之詩又曰伯奇仁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中山

王劉勝亦以爲伯奇之詩蓋皆指言甫之子伯奇也案是詩有曰取遐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愁焉如擣乃憂周道將爲茂草蓋憂周室之將亡真太子體國之言若古甫之子安得被棄而憂周室則趙岐劉勝之說非矣由不見毛氏詩故也

巧言

何人斯

卷伯

谷風

第二十卷

四月

鼓鍾

孔穎達

之詩

史無幽王

異猶當捨

反疑之

楚茨

四篇類也

田不言君子

瞻彼洛矣

類升

孔穎達

車聲

青蠅

表孝政釋

繩止于樊

若果爲魏

爲雅表氏

賓之初筵

韓氏以是

既抗則將

也次言酌

彼康爵

則既祭而

燕也所陳

皆君臣上

下之禮文武公雖入爲卿士然人臣耳豈得用此禮又耶則非武公自悔過之詩明矣況武公在幽王時春秋已高不應尚有酒過也然是詩歷陳飲酒始於禮卒於亂其亦以自警歟

魚藻

角弓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下之禮文武公雖入爲卿士然人臣耳豈得用此禮又耶則非武公自悔過之詩明矣況武公在幽王時春秋已高不應尚有酒過也然是詩歷陳飲酒始於禮卒於亂其亦以自警歟

魚藻

角弓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采芣

非少

1

3

1

漢章帝建初七年詔引蕭雖之臣辟公之相太子
登賢之曰詩大雅云有求雖難至止蕭蕭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此雖為賢之不審亦豈難齊魯三家
以頌為雅耶然是詩明言於蕭蕭相維相于肆祀為
祭祀之樂章明甚賢豈不誦其詩而信其妄何哉
雅頌皆當氣類孔子刪詩然後雅頌各得其所
賢復欲亂之耶

武王 閔于小子
武王 閔于小子
武王 閔于小子

武王 閔于小子
武王 閔于小子
武王 閔于小子

武王 閔于小子
武王 閔于小子
武王 閔于小子

時邁巡守告祭崇望般巡守祀四嶽河海一頌一
時之作也武王既未暇巡守未有頌聲則二頌皆
常繫之成王書言武王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
所過名山大川乃因行師而致祭皇天后土不可
以為俗宗名山大川不可以為河嶽學者宜深考
之

史克作
史克作
史克作

史克作頌見之詩序韓氏乃曰奚斯作魯頌而班
固西都賦序王延壽魯靈光賦序皆云奚斯頌魯
揚雄法言亦曰正考甫嘗誦尹吉甫公于奚斯寄
喻正考甫意謂尹吉甫頌周正考甫奚斯效之殊
不考是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奚斯作新廟
非作魯頌也韓氏傳授之妄班固王延壽據韓詩
不足深誚揚雄法言欲準論語乃不知尹吉甫作

周雅詩之什也非作魯頌也王考甫作魯頌也著書
非作商頌也公于奚斯作魯頌非作魯頌也著書
果難哉

商頌十二篇乃正考甫得之周太師而正考甫為
孔子七世祖聖人刪詩於其祖之所存宜得其實
而太史公乃謂宋襄公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
正考甫美之追道契湯禹宗所以興作商頌其說
本之韓氏然其言亦據五篇為說可使十二篇俱
存固不止於契成湯禹宗之事也夫頌者美其功
德之作也魯人頌僖公其言僖公之美備矣設若
為襄公作頌乃無一辭及宋何哉況序與國語之
言合耶

附說
廣話
第十九卷
第三十卷
詩篇目錄
明序篇

人皆知詩亡然後春秋作以為詩之美刺與春秋
相表裏而不知詩之美刺實繫於序蓋詩有小序
有大序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也小序
之下皆大序也亦國史之所述聞有聖人之遺言
可考而知惟顯唯為一經之首併論三百篇之大
旨猶易乾坤之文言祇特詳焉世固以文言為聖
人之贊易而於詩序乃感於傳記而疑之先儒有
知其說者謂繫辭為易大傳詩序為詩大傳又謂
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異哉唐人
之議詩序也曰子夏不序詩有三焉知不及一也
暴揚中菁之私春秋所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
以云三也又曰漢之學者欲顯其傳因藉之子夏
且子夏猶知不及漢去詩益遠何自而知之謂秦
秋所不道是不知聖人授經於丘明經所不欲言

者傳則明著其述至謂諸侯猶世不敢以云此正
為史官懼天禍人刑者之見也在子夏猶云不敢
則古之國史其賢矣乎昔者齊太史書崔氏之大
惡兄弟幾盡而南史氏猶執簡以往是豈計死生
禍福而廢棄其官守哉序雖不作於子夏議則疎
矣文中子曰聖人述史有三焉述書帝王之制備述
詩興義之由顯述春秋邪正之迹明信如其說聖
人於春秋則脩之既因魯史之舊而明其邪正之
迹於書則定之又各冠序於篇首而備帝王之制
於詩則刪之苟不據序之所存亦何自而見其興
衰之由而知其美刺之當否哉今觀春秋之衰貶
與詩序相應者蓋多有之如陳佗如衛州吁如鄭
忽皆已為君春秋書曰祭人殺陳佗曰衛人殺州
吁曰鄭忽出奔此書名之例也而詩序亦曰陳佗
不義曰衛州吁暴亂曰鄭人刺忽春秋或書或隱
序亦曰凡伯曰芮伯春秋或書或隱序亦曰凡伯
曰行父春秋或書或隱序亦曰周人曰國人春秋
或書其君詩序亦曰刺其君春秋或書夫人詩序
亦曰刺衛夫人春秋或書大夫詩序亦曰刺周大
夫此其大畧也至如詩序書諸命于周豈非春秋
尊王命之意歟書天子之使豈非春秋重王人之
意歟書王道舊有德書以禮書守義書美書嘉書
言書陳書喜書樂書于書哀書宜非春秋與善之
意歟書失道書無德書不義書無禮書刺書怨書
惡書疾書傷書憂書懼書去之豈非春秋貶惡之
意歟書思書閔書止書悔書絕書書書書書救亂
此春秋反正之意也書風書勸書戒書勸書諒書
箴書規書誨書自警此春秋責備之意也如書周
之君臣惟文武周公加以聖之一字餘皆不與焉
如書賢者書君子書忠臣書孝子書仁人書善人
書小人書廢賊書指惡書荒淫書大亂書大壞之
類皆無曲筆宜為聖人之所取也大抵春秋雖嚴
而其辭深而婉詩序雖通而其辭直以著如春秋

止書狄入衛不言滅也詩序則曰衛為狄所滅春秋止書城楚亡不言封也詩序則曰齊桓公救而封之春秋不書曲沃伯為晉侯詩序則曰美武公始并晉國春秋不書魯僖公脩泮宮詩序則曰頌僖公能脩泮宮蓋春秋不與夷狄之滅國不許諸侯之專封以武公納賄賂而兼宗國雖請王命實以非義而要君以僖公因其舊而脩學校雖為美事亦為國者所當然是不書於經詩序則並記其實聖人以春秋之微而五一王之法以詩之通而不忘人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之謂歟沈重謂鄭氏講詩之意以大序為千夏作以小序為卜商意有未盡毛公足成之蓋其說以關雎一序為大序餘皆為小序既已考之不審矣梁昭明遂信之取關雎一序編之文選題以卜千夏後漢書乃曰衛宏從謝曼卿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亦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千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所謂相承即鄭氏講詩之意耳他非有根據今博考經籍惟孔子家語言千夏習於詩能通其義未嘗言作序也王肅注家語乃以為今之詩序則所謂千夏者未可信矣千夏尚未必為詩序則謂毛衛潤色者何足信也孰若求諸夫子之言以為信論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此夫子記周家之政也而與齊之序同緇衣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記禮者稱子曰以賈之蓋以為夫子之言也而與鄭人士之序同孔叢子記夫子之讀詩曰於周南召南見周道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進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君子之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幽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幽公所以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先公而後

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楚茨見孝子之思祭也於采芣者見其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者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其言皆與今序同其義又左氏傳載高克帥師與清人之序同國語載正考甫得商頌與那之序同至如大序言情動於中與治世亂世亡國之音同於樂記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同於周官公乃為詩以達王名之曰鳴鶴同於金縢由是言之使詩序作於夫子之前則是為聖人之所始作於夫子之後則是取諸夫子之遺言也庸可廢耶復有二說可明詩序其來也遠假樂之序曰嘉成王也經文初無嘉之一字而于思中庸左氏傳皆以假樂為嘉樂豈常見今之詩序耶六月之序由庚之後繼以南有嘉魚崇山之後繼以南山有臺皆古詩之次第也今亡詩之篇次乃合由庚崇山由儀為一此泰火之後經生為之也使六月之序果作於毛衛之徒則二人者皆生於泰火之後當如亡詩之次第矣且其詩既亡其大既亂毛衛之徒何由知古詩之次第為六月之序哉學者捨經籍明據而不知信乃欲以無根相承之說為六經之疵亦惑矣

毛氏大毛公不顯其為
小毛公名長

昔河間獻王德脩學好古事惟其實理求其是獨立詩毛氏春秋左氏博士其去取諸家可謂審矣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辭惟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其獨立毛氏豈於古文舊書有合故耶不然漢初傳詩者止魯韓齊三家毛最晚出何為毛傳既行三氏俱廢昔之學者蓋亦不輕於取舍非有所見安肯遽去彼而就此也況經籍成於聖人之手故經學必出於聖門為得其宗否則為異說何以明之孝經十八章于思中庸

孟子七篇左氏春秋傳與夫大學緇衣等篇皆孔門之傳授也今觀數書所取詩之斷章往往與毛氏訓解相應至荀卿子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引詩之言與毛義絕異蓋魯詩出於浮丘伯乃荀卿門人楚元王交亦學浮丘之詩向乃元王之孫則荀卿劉向乃魯詩之源流也齊詩世不傳韓詩外傳亦與毛氏不合由是言之則先儒謂毛氏詩出於千夏端源有自得聖人之宗旨斷可識矣文中子一書武賦詩見志或論詩要義皆與毛氏相表裏若通者亦孔氏之徒歟

周南召南

昔者先聖孔子誦人以經國莫詳於詩而聖人之論詩又以二南爲大故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蓋不學牆面而古之格言先聖謂人而不爲二南之學辟之而牆而立豈能知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雖曰能學猶不學也夫二南之詩先聖所以大之者以其所陳皆文王正始之道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歷觀古之帝王道統之傳雖曰一撥前平文王或世遠而事罕傳或世衰而事已駁求其王者與后妃兩盡其道若文王太姒故取之爲萬世表率然必立周南爲王者之法立召南爲諸侯之法其來已久疑自周公制禮作樂即定風雅頌爲樂章之名故周官有六詩及幽雅幽頌之說而幽王小雅亦曰以雅以南非周之樂章詩人安得有是言以關雎爲周南以鵲巢爲召南亦周之舊故儀禮有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之說豈非周之舊典與蓋闕雅言后妃能不妬忌故和樂而知好賢鵲巢言夫人能不妬忌故均一而安於拙真可以爲王者諸侯之配宜冠諸篇首爲王者諸侯齊家之矜式其二南諸篇皆述后妃夫人風化之效本其所得之地而錄之彼區區欲分周南召南以爲聖賢淺深者未爲通論也若夫周南既爲王者法猶與召南同謂之國風則其旨深矣蓋文王之時紂猶在上文王逆養自晦不居其聖故能蒙大難而無害小心事而不改其初此乃文王之盛德後之錄詩者原文王之心故雖存王者之事於周南特矜其名謂之國風且與召南同處於一國豈非得文王之心與夫以文王之一身且以大姒爲配而二南乃分爲王者后妃諸侯夫人何哉蓋文王之聖備道全美無施不宜故用之天下用之一國何

詩補傳

所不可大如之賢亦儀刑于文王故爲后妃爲夫人亦無不可者文王既謙退避約故錄詩者以文王之事記之后妃以諸侯之事託之夫人雖曰大如之登足以當此亦所以全文王自晦之迹也其詩得之周南之地則繫之周公得之召南之地則繫之召公蓋且與二公皆姬姓文王分岐爲二公采地且封周謂之周公奭封召謂之召公至武王克商又分二公爲左右成王時復分陝以東周公召公之稱既已見于武王克商之始國語亦以周召畢崇爲文王之臣則周召固常輔佐文王固以其事託之豈非文王不居其聖之意與且周南召南既爲天子諸侯之法固不能無天下一國之辨然其詩或得於周南或得於召南皆陳文王太姒風化之效固難以優劣論如周南言道化行召南亦言王道成周南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召南亦言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以是知二南之論風化亦互見之耳或以周召繫於所得之地爲疑及觀召南存召公之詩且有聽訟教明之實邯鄲衛皆衛詩而繫以邯鄲國風然後信錄詩者果以所得之地名之也二公采地不出岐周豈得而優劣哉然周公止稱召公召公乃稱伯也召公後常典治南國之諸侯乎說者謂周公主內治召公長諸侯蓋本諸此孔子嘗謂老聃曰丘治六經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子西亦曰孔丘述三王之迹明周召之業夫論先王之道必及周召述三王之迹亦必及周召以見先聖人屬意於此學者可不考論其故哉抑嘗考國風終於美周公二雅終於思召公則聖人刪詩之際蓋傷衰亂之極非周召不能救也蓋與首二南同意

關雎后妃之德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大如曰后妃雖曰後世之追稱然二南之詩蓋所以立萬世王者諸侯之法故其

言后妃夫人特設此稱爲天下一國風化之本曲禮曰天子有后有夫人又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然則天子之配曰后諸侯之配曰夫人則周南加妃之字於后以明其配所以別天子之夫人耳召南之夫人則無所嫌故直謂之夫人也后妃之德則詩之所陳者是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效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如字關雎后妃之德也謂之小序自風之始以後謂之大序三百篇皆然而關雎爲特詳蓋經之首篇併陳三百篇之大義也如易之乾坤二卦彖象文言比也卦爲惡備玩味大序之文殆與文言相類非經聖人之手其孰能之序詩者謂后妃有恩順之德爲正家之本故其動化天下效見於夫婦皆得其正天下夫婦皆正則此星可計矣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之謂也其詩謂之風蓋取風之義天之所以動化萬物者莫仲於風君之所以動化萬民者亦若此序詩者推言王者后妃之風化故舉王畿之內六鄉之人王畿之外六服之國爲言用之鄉人者謂近而用之以化六鄉之人用之邦國者謂遠而用以化六服之國申言風教之義謂化之所始既有感動之理則教之及人必有玉變之效宜近而六鄉之人遠而六服之國齊效齊然也說者以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爲用之邦國且大序之首上下皆論風化遠以歌詩勸入其中已不可信而謂鄉飲酒爲鄉人燕禮爲邦國率合之甚今不取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言詩出於人心方其心無所感則志亦無自而生迫其有感而動則志於是有所往昔人所謂高山在流水是也故由其有感而在心則謂之志由其既發而爲言則謂之詩以是知詩者原於志

有所往故其情之發越不能自默惟其感之者既至則直言不足以暢其情於是作於聲氣而嗟嘆見於容止而舞蹈記曰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詩之出於人心者如此鳥得而已邪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此言詩既出於人心則其發越於外者皆情之真也真情之發越既由於政之所感故其形於言者始則單出而為聲終則雅比而為音謂之音則播之金石絲竹矣實能寫人情之喜怒哀樂故審其音之安樂則知政之和審其音之怨怒則知政之乖審其音之哀思則知民之困夫民至於困則無政之可言矣非審樂知政之君子不足以語此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此言詩之功用如此其大事之得失若可以自欺而天詩以歌之是是非非有不可掩者天地之高厚鬼神之冥漠若難於感動而歌詩以祀之產祥降福有不可誣者蓋詩原於人心之誠正無一毫之私偽故形於美刺則吟咏而不厭播之聲音則對越而無愧曰莫近於詩謂詩之道貫通乎幽明為不遠矣

此言先王設采詩之官求民間之詩被之絃歌其用為甚廣蓋詩本於誠正故正聲入乎耳而善端油然而動於中彼夫婦不以正合者聞詩人所陳夫婦之道又能反經而逆禮矣彼孝敬有虧於身者聞詩人所陳孝敬之行必能知悔而有成矣彼人倫有所陷於薄者聞詩人所陳人倫之懿必能相率而歸厚矣上而感格於君心知教化在於謹始必能端本自反而欽化美矣下而感格於庶民知風俗貴於不偷必能省身自愧而風俗移矣詩之感

人其效之速有如此者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此論詩之體有六本之風化者風也鋪陳其事者賦也取物為況者比也因感而興者興也正言其實者雅也揚揚其美者頌也有一篇之中具數體者有一篇之中專用一體者後之分國風雅頌為四詩者其義亦若此而已六詩見之周官其來舊矣所謂教六詩者其亦教六義與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誦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也此論變風之體也上言風風也教也謂正風也變風之作亦由上以不善化其下故下陳其詩以諷其上既曰諷矣則主乎文辭不務正諫使言之者可以免罪聞之者自知警戒以其言有感發動化之妙故與正風同謂之風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上既論變風之體此則論風雅所由變至于王道已衰禮義已廢政教已失國自為政家自為俗則亂極矣此變風變雅俱作之時也蓋風之變始於周公之陳王業是時雅猶未變也雅之變始於厲王之小雅盡廢序變雅者首及之蓋變風原於諷其上變雅原於王道衰詩人心乎愛君風雅之所同然變風變雅俱作之時則周既衰矣此序詩者所以詳言之也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學也

此言諸國之史所以錄變風之詩者以其明見國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壞哀刑政之苛虐以至於此然其詩皆吟咏情性之真以申諷諫之義非

通達世故之變不忘舊俗之美何以及此是以存而不敢廢因知變風之作蓋當亂世而其言皆發於真情而無矯偽如禮義之歸而無邪僻發於真情而無矯偽以見民之性本善不為世變之所移知禮義之歸而無邪僻以見先王禮義之澤在人心中者未泯也此為諸國之史而言故專論變風不及變雅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與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此謂四始詩之至也此言國風雅頌之四詩蓋於六義之中取其體之大者而名之其為體雖不同皆有其始本於一國之君有善有否此風之始也言其天下之政有小有大此小雅大雅之始也美其德之形容而致功之可告神明此頌之始也詩之為詩無以加此故曰詩之至也然風者由其下之俗而知其君雅者由其上之政而知其民頌者由其德而知其功此風雅頌之辨也一國之有頌亦原於功德惟周頌功德有餘則辭愈約愈頌功德不足則辭愈詳此為異耳至如商頌成湯之功德有似武王故那詩亦似執轡中宗高宗功德不及成湯故詩視那為加詳然則頌之名雖同而功德之優劣亦不能無辨也彼賦比興之體則無所始不可以名詩故詩者於六義之中取其半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風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此言二南正始為王化之本其道則一夫詩既立此為王者諸侯之法安得不別而言之周南以化言召南以德言蓋道德者教化之本教化者道德之效道則無所不該舉其效則德在其中故周南亦曰后妃之德德則隨退而見舉其德則效在其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開開余昨七爐在河之洲竊窺淑女君子好逑

參初金下同差初五下同持簡左菜左右沐之竊窕淑女寤寐求之

诗补传

此言大姒能欲求左右之賢女以助祭祀故於其求之未得也寤寐服膺而至於中夜廢寢輾轉以待旦愈覺夜之悠長也

此言大姒喜得左右之賢女采取此荇菜擇此
荇菜以助祭祀既以琴瑟相友又以鼗鼓相樂無

女而能先於助祭則心之所樂不至於淫矣思賢女之未得則反側忘寢吾賢女之既得則友樂無

陳之於大序孔子識闕雝之聲又記之於論語信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

稽艱難內治之本在女功之事夫稼穡之艱難男子所當知女功之事女子所當習惟貴而爲王爲

在家而志女功雖未足爲異惟大如能不忘其本
女既貴而爲后如能躬行儉德節抑用度服澣濯

父母具天下之恩化育爲父母之生寧有

覃延也。施移也。黃鳥倉庚也。灌才叢才也。言后妃
念在父母家之時其始見葛之延蔓于中谷葉萋萋
然而或黃鳥飛鳥聚于叢木已動其葛爲衣之

忘本之言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戶澣我衣害名澣

開安父父母其慈服則泣涕之其袒服則淋漓之
初非好滌其衣服故又問何者當滌何者未滌惟
其宜霽以此而歸問安于父母可謂無父母始罪

服至用澣濯之衣不輕改造則躬儉節用可知也
后妃之興此念爲此舉足以化天下此其所以爲

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譖之心朝夕思
念至於憂勤也

禮而不淫終則以琴瑟鍾鼓相友樂可謂和之以樂而不傷不妬忌如此故爲闔雝之盛德因女功

能忘己之私故也私既忘矣則心之所思無非儲

但君子之事也

序詩者極言其志謂后妃能以輔佐君子求賢察
官知臣下之勤勞者由其志已之私志在進賢而
除諂私諂之心不萌乎中故其憂勤國家與人主
同也夫公私不兩立能忘私則險諂私諂之心不
生斯能同君子之憂勤矣不能忘私則險諂私諂
之心日熾豈能憂勤以輔佐君子邪且求賢而進
用之審官而任使之臣下之有憂勤者必知此
國事之所當急者后妃之志能及於是誠可美也
采采芣苢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

采采芣苢也頃筐欬筐也后妃因采芣苢而易得之
物尚不能充頃筐易盈之器以興賢之難求也如
此遂嘆我所思之賢當量才度德真之周家之列
位既知求之難又知寔之常所謂求賢審官也序
言又當輔佐君子謂不專於內治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虺我始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黃黃我始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峻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言后妃思臣下勤勞於道路者始而外崔嵬黃石
之山馬已疲而不進我始酌彼金罍以開釋之使
不永懷此役也既而外山脊之高岡馬至病而改
色我始酌彼兕觥以慰勉之使不永傷此役也卒
而升戴土之罍不獨馬病僕已病矣勞苦至此非
鴈酒所能慰釋但為長吁而已凡三章所陳皆所
謂知臣下之勤勞也周官酒人之奚為世婦役而
酒則有女酒漿則有女漿則知周家酒漿之用亦
內治所當察也因視內治見采芣苢者之不易得
而能知求賢之難則后妃念念不忘於輔佐君子
矣既因卷耳以起興遂欲以卷耳所造之酒漿以
勞賢者后妃之志可以想見不必疑后妃不常自
采卷耳亦不必疑后妃不當用鴈觥以勞臣下善
學詩者宜以志求之是詩四章一章興也餘皆賦
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樛木言后妃有恩意以及下而左右之賢女皆得
附麗進御為君子之助猶木之下曲者葛藟附此
木以生非嫉妬之念不存於中何以得此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
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
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樛下曲也葛藟之類巨茂也葛藟之荒奄也繁旋
也木以下曲故葛藟得附而生后妃以待下故
左右賢女得以附而進君子之有內助如此可謂
樂矣所履之福可以綏而安將而大成而無虧矣
不如忌之效有如此者八二南之詩言南皆指其
地而言蓋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故謂之南也是詩
三章皆此而賦也

多也
益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益斯不妬忌則子孫衆
多也

益斯亦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與樛木之意同樛木
專美文王所履之福益斯則言文王則百斯男本
支百世皆原於后妃之不妬忌其效益淺淺哉

益斯明說今宜爾子孫振振兮益斯明說今宜爾子孫
宜爾子孫繩繩兮益斯明說今宜爾子孫繩繩
兮

序詩者謂言若益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或謂益
斯微物詩人何由知其性竊以為凡物之能羣聚
而不相殘者則知其能不妬忌也孰謂微而不可
察哉今益斯之羣飛說說而衆多羣聚而有聲拊
拊而會聚則性之不妬忌可見也后妃與左右之
賢女相處能如此故其效見於子孫衆多振振然
奮起而自能有立繩繩然循理而不索其序整然
然收斂而不犯非禮豈不為可美乎是詩三章皆
比而賦之益斯七月作斯益一也鯉類一母百子
或云一生八十一子
樛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
因無驕民也

樛天言后妃不妬忌之效致天下化之男女得以
正昏姻得以時有和協之風無乖離之患宜乎眾
國無驕民也

樛之天大灼灼其華之子子歸宜其室家樛之天
有其實之子子歸宜其室家樛之天大其葉蓁
蓁之子子歸宜其家

樛以天言謂其木之少壯也木必少壯則其華
灼然而成其實實然而大其葉蓁然而茂以喻女
子及時而嫁家道既成不獨夫婦相宜一家之人
亦皆相宜也天下之風俗如此其美詩人以爲后
妃之所致大學所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致國人
是也然則風化之本可不謹與是詩三章皆此而
賦之也一說血氣使人尤甚於壯年故少艾之女
不開於婦道竊謂此說止是過求天天二字若壯
年自肆乃世俗犯非禮者之所爲豈人人皆然況
被周召之化者乎天天正是形容少壯之意
免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其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

二南爲風化之首其詩以化天下爲成效所謂化
者謂變易其思慮而得其氣質者俄且仁薄者
俄且厚愚者靈而惑者解其惑發之機與天地同
其妙然詩人多取人之難化者言之以明二南之
風化其效驗如此其至免置其一也夫免免之人
皆小民之粗有骨力不事生業者爲之宜其扞格
難化今也關雎之化既行一變而爲好德則其時
賢人衆多可知矣何謂好德三章所陳是也免置
捨免之謂也

蕭蕭兔置標之丁起武夫公侯千城
千城言打獵公侯如城所謂隱者長城是也詩人
偶見兔免置者蕭蕭然嚴整標之聲丁丁然可
聞則非遠人之地因是知其人起起然勇而難犯
移此心爲公侯爲扞衛有何不可公侯猶言國君
二南美文王未嘗稱王序詩者追稱之耳

蕭蕭免置施于中遠趙武夫公侯好仇

奸仇言爲公侯之善鄰是也詩人偶見施免置者于山間之道稍遠人迹而蕭蕭然嚴整與初無異因是知其人趙趙然勇而有守移此心爲公侯之仇耦有何不可

蕭蕭免置施于中林趙武夫公侯腹心

腹心言公侯之謀臣所謂作朕心者是也詩人偶見施免置者于中林幽深之處而蕭蕭然嚴整不以人所不聞不見而少解因是知其人趙趙然勇而不欺移此心爲公侯之腹心有不可蓋勇而難犯勇而有守勇而不欺皆好德之至也免置難化之人遠能使之好德如此則易格者將徧爲爾德矣賢人豈不能衆多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采芣芣後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使一家之和平爲天下之和平婦人皆有子爲樂此豈一朝夕所致哉其化之所被者深矣

采芣芣薄言采之采芣芣薄言有之采芣芣薄言播之采芣芣薄言有之

采芣芣焉即車前子也毛云宜懷任詩人言天下婦人求宜子之物雖采之非一采猶以爲薄凡詩言薄皆未厭足之意既采之以爲已有故撥拾之將取之執枉而枯之撥枉而極之其樂如此可謂不厭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漢廣德廣所以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漢廣之序形容文王之化不一其辭語其化之效則以德言原其化之始則以道言德隨所遇而見故曰德廣所及道無乎不周故曰被于南國文王之化始于岐周而行乎江漢之域非德廣道被不足形容之或疑游女不可求謂化及女子而不及男子竊謂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乃合男女而

言之蓋男子無犯禮之思女子有不可犯之色自然不相求也詩人止言游女不可求不及男子者蓋化及男子爲易化及女子爲難舉其難者言之則易化者從可知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言南國之木以其喬然上疎故人不可休息其陰女子以有不可犯之色故人不可求與爲亂如漢水之廣不可游泳而行江水之永不可方柑而滄也詩人因江漢以起興故再三言之泳水底行也方水中將挽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言文王之化能使人不思犯禮不能使人絕去情欲故後二章皆述男子之情雖不思與之亂亦欲以禮爲昏姻謂是女子苟能以禮而嫁我當於錯薪之中刈其楚以秣其馬刈其蕞以秣其駒蓋古者親迎必有車馬此款墓之辭也申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亦以自警謂我雖有此志終不可得也思有二訓考三百篇之詩如烝然來思爾羊求思之類皆語助也如孝思維則思無邪之類皆思慮也序言無思犯禮謂思慮不及也詩言不可求思則爲語助耳是詩三章前一章比兼與後二章乃賦兼興也楚荆也蕞蒿也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閑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汝墳之詩美思夫之婦人當紂之虐政乃能勉其夫以正自非文王之德化漸被人心者深何以得此曰汝墳之國云者蓋舉國皆知之雖婦人亦然尤足以見其難也

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鱣尾王

室如破甕雖如嬖父母孔邇

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故曰條幹曰枚斬而復生曰

肄起思而心動貌類赤也魚鱣則尾赤燬火也言婦人始循汝水之防伐木之技幹以爲薪是時其夫從役猶未久也而未見君子之歸已心動而不

寧若調飢之思食及再循汝水之防伐斬復生之肄則夫之從役更歷歲時獲見君子不遠棄我而歸蓋幸其求歸也凡婦人之情當夫之遠從役役歸而見其勞苦之狀必有怨望之語此汝墳之婦人獨能勉之以正謂汝身之勞非難若魚鱣而尾

赤王室之虐政雖若火之酷烈然父母在邇所當盡力王事不宜辭避以貽父母憂此所謂勉以正之言也說者以父母爲文王殆非詩人之本意且

使周去汝墳不可謂邇若婦人之言以文王爲父母則是怨結而親文王此文王之所甚懼也何以謂之勉之以正哉詩人之意謂文王之化雖及於天下三分之二而率諸侯以事紂之心未始小異

故其道化之行雖婦人之愚亦知父母之國不可怨叛此之謂道化亦文王之心也調飢或作朝飢或作朝飢均於改字然朝飢思食固人之常情朝飢謂飢而又飢意近穿鑿不若止用調字蓋飢而心動則當調其氣謂忍飢也是詩三章前二章興也卒章比而賦之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趾之詩所以爲關雎之應者蓋舉其效之至難以爲王化之極致且提貴估勢若公子者疑於難化況文王與紂之時又其難者此序指言衰世則

是商之公子非周之公子也今也開雎之化行一洗舊習信厚慈謹也有如麟然公子猶爾則天下無復有犯非禮之人矣序詩者因麟而思盛世雖至之日謂衰世公子乃能信厚如盛世之時也或

者溺於符瑞之說乃謂文王之道化足以致麟非詩之本意且文王與紂之時事備見載籍未聞麟至之祥而振振乃能奮起自立之象公于惟不能自立是以耳濡目染胥倣偷薄今被文王之化既能奮起而有立是以慈謹如古太平之時也

詩補傳卷第二
召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
序詩者所謂國君積行累功在文王則為餘事周之爵位雖歷世已久然召南既以國君夫人立義則言國君積累而成國夫人起家而為配固無害也大抵詩人取物為比必求其類鵲巢而不淫積以成巢宜以此國君鵲巢而性一居鵲之成巢宜以此夫人曰乃可以配謂其德相偶也

詩人以麟有趾而不踞如公于之不妄動麟有定而不抵如公姓之不忤物麟有角而不觸如公族之不好競三者皆慈謹之實也宜深嘉慶歎以為真麟也公姓謂公同姓諸孫之屬也公族謂公同祖有服之屬也詩人正以趾喻公于故序詩者言公于之信厚亦曰如麟趾之時陸璣疏云麟屬身牛尾馬足貞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筭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定宇或作頌頌雅云題也是詩三章皆此也

維鵲有巢維鵲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鵲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鵲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此言鵲能安於拙不復有所作為得鵲之成巢遂安然居之以為已有居處也居之謂入而處此巢也方所也方之謂以此巢為其所也盈滿也盈之謂夫人歸而與妾媵相處充滿此巢也熟味詩人盈之之言可見夫人不妬忌故能與妾媵相處如此以是知后妃夫人雖有他善皆以不妬忌為本故周南桃夭昏姻以時序詩者明言后妃不妬忌所致召南小星知命貴賤序詩者明言夫人無妬忌之行皆推本之言也百兩者百乘之車也御之者迎之也將送也成之者成禮也諸侯之千兩與諸侯迎送皆百乘故能成其禮也詩人樂夫人之德可以為國君之配故歌咏其車服謂其德足以稱之也是詩三章上皆比下皆賦也

後學 成德 校訂
巴陵鍾謙鈞重刊

采芣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采芣之詩美夫人既歸國君之後無他嗜好首能采芣以奉祭祀與后供荐菜之意同可謂不失夫人之職矣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繫繫蒿也沼池也沚渚也澗山水之間也此言夫

人于是采芣于沼于沚于澗之中以供公侯之祀事于公侯之宗廟此所謂夫人之職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此言夫人所被之服飾其在公宮奉祀事之時則被祭服僮僮然而疎敬夫人之所獨也其奉事還歸則左右從之所被燕服則祁祁然而衆多在公曰夙夜嚴其事也還歸曰薄言未遽去也詩人形容夫人之孝敬動容周旋皆中于禮非大如孰能之是詩三章皆賦也毛云被首飾也儀禮少牢主婦被錦氏讀為駸駸謂吉者或別曉者刑者之駸被婦人之紵亦通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二南自大夫妻以下皆被文王之化者也周南以后妃為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免置之武夫漢廣之游女芣苢汝墳之婦人麟趾之公于公姓公族召南以夫人為化之本被其化者則有草蟲采芣殷其雷之大夫妻行露之貞女小星之賤妾江沱之嫡媵何彼穠矣之王姬驕虞之美人詩之可考如此草蟲與草蟲以異類而相從故深自防閑惟恐陷於非禮自非文王之化浹洽乎人心時克然

采芣草蟲起見君于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草蟲常羊也草蟲蟻也二物形既不同一目以草一目以阜則異類可知矣大夫妻見草蟲憂然而鳴草蟲起趨然而從懼不能自保或陷於非禮故君子不踏之時則心忡忡而憂及見其歸相視如初憂始釋耳或曰阜蟲曰蟻草蟲謂之負蟻當以經為正

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憂心愴愴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芣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歲發芣菜也此二章言大夫妻因外南山而采芣

薇盛時物之一新念其夫征役之未反故于未歸則慨而憂至於傷悲及其既歸則心喜悅而平夷矣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也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禮者法度之所寓而以誠敬為主蓋誠敬者禮之本法度者禮之文大夫妻特然一季女耳而能齋戒以奉祀則其誠敬之本足以稱其文宜其動合乎禮是以序詩者謂之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蘋大萍也藻聚藻也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澗濱水涯也行潦流潦也此言備物之合乎禮也蓋后妃用荇夫人用蘋大夫妻蘋藻則禮有其等矣

于以威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湘烹也此言用器之合乎禮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此言置奠之合乎禮也季女尚少為大夫妻疑未足以當祀事今也能齋戒以主祭所備之物所用之器所置之地一遵於禮且以誠敬為主非能循法度而何是詩三章皆賦也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凡二南之詩非必並作於一時後之錄詩者隨所得而取之聖人於刪詩之際第存其可以為後世法戒者初不計其作詩之先後也如甘棠之詩思其人而愛其木遠出召伯之後以其能奉行文王之教使之明於南國故詩人不以美文王而以美召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盛也甘棠甘梨其子白而美者茇草舍也憩休息也說說雋也棠之下可以作舍則非小木矣南國之人以召伯常作草舍休息於此說雋於此故欲勿剪其枝勿伐其幹勿殘敗之勿居拜之思召伯不可見見其木如見其人故愛之至也南國之心如此其忠厚以秉文王之德故也是詩三章皆賦也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行露之詩乃作於召伯在南國之日非甘棠之比也何以知之考序詩之言謂衰亂之俗至是始微貞信之教至是始興疆暴之男至是始不能侵陵貞女則知詩作於當時也

賦淫行露豈不風夜謂行多露

此貞女自誓之辭謂行道之間多露能濡人衣我豈不欲晝夜而行慮其濡也疆暴之男欲謀我為室豈不欲嫁慮其疆暴弗克由禮或為所汙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誰謂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風無牙何以穿我墻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此言貞女既不肯嫁而強暴之男遂妄與獄訟侵陵貞女如雀之穿屋鼠之穿墻欲據以為巢穴詩人道貞女之辭曰誰謂雀無角以何物穿我之屋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獄誰謂風無牙以何物穿我之墻誰謂女本無室家之道何故召我之訟然雀實無角其穿屋也善投隙而窺身未為甚暴也風實無牙其穿墻也直穴而肆齧其暴為甚矣賴召伯聽訟之明投隙而窺身者既已退聽不足於室家穴而肆齧者亦已沮敗不從其姦計蓋貞女喜能自明故其言如此詳味其詩乃召伯至南國之初強暴之男尚有此訟一經聽斷即自馴服不獨貞女得以自保強暴之男已有悔心矣誰謂文王之化專及女子不及男子乎

是詩二章一章與也二章此而賦之

羔羊鶴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詩既謂鶴巢之功致又謂化文王之政蓋指在位之臣而言之若餘人之被其化乃感格而自化耳未足見其功惟在位之臣乃政之所及有是政即有是功如文王平服即康功田功此節儉之政也無然時援無然猷猷此正直之政也故在位之臣化其政者皆有節儉正直之行此其所以為功致與德如羔羊者謂在位之臣有是德而稱此服也羔羊之德亦眾矣說周官者以為羣而不失其類說儀禮者以為羣而不黨何休說春秋以贊之不鳴殺之不啍跪乳而受之死義生禮者董仲舒說春秋以為有角而不用類仁者贊之不鳴殺之不啍類義者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羔羊之德如此則節儉正直在其中矣

羔羊之皮素絲五絨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絨退食自公退食羔羊之絀素絲五絨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

此言以羔羊之皮為裘用素絲以為飾皮革一也古得通稱縫者合其皮而縫之也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倣古制然古之羔裘其制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曰絀曰絀皆素絲小大之異名也裘之必用羔既取羔羊之德絲必用素亦取潔白之義也委蛇乃蛇行之狀蛇行能從不能橫正直之象也然必委蛇婉而動乃能適其直惟不可變而為橫耳故左氏曰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人臣之正直固欲其委蛇不可直情而徑行亦以朝從莫橫為戒也退食自公自公退食再三互言之雖以叶音韻亦以見人臣出公門入私門出私